

# 序



章文欽

陳迎憲先生經過十年的潛心探研，四易其稿而成的澳門海洋文明系列專著第一種：《海洋的澳門·破解歷史密碼（史前至明代）》即將出版，作為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同道和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的同事，謹表示熱烈的祝賀！

中國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中華文明按照文化類型，大體包涵農耕文明、遊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個部分。就海洋文明而言，從遼東半島到北部灣，中國擁有三萬多公里的海岸線和遼闊寬廣的海域，很早就成為中華民族的先民活動的舞台。自先秦時代起，從遼東、齊魯、吳越、甌越、閩越到嶺南之地的百越，作為中國的濱海地域，便已積澱著深厚的海洋文化的基因。

業師蔡鴻生先生有言：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中，嶺南文化「是一種濱海的區域文化」。<sup>1</sup>徵諸古籍，舜帝南巡，至蒼梧之野。禹宅南交，至於南海。今日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濱海地域，秦漢時代屬南海郡，三國吳以後屬廣州，憑藉著兩千多年海外交通的文化積澱，從傳統走向現代，才有今日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

澳門位於祖國的南海之濱，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百越民族的先民便在這裡繁衍生息，從事海洋活動。1982-1985 年發現的路環九澳灣面海山崖石刻巖畫，

1 蔡鴻生，〈嶺南文化與海〉，見《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頁 205。

再現了兩艘古船滿載物品在海上航行的圖景，可與古代同屬於香山地區的珠海高欄島寶鏡灣古舟船的石刻巖畫相媲美。

澳門在明代屬廣州府香山縣，又稱蠔鏡，或作濠鏡。本書第七章用中、日、葡三種語言的文獻記載相印證，證明了在葡萄牙人入居之前，蠔鏡是「琉球人使用的港口」。早在正統十年（1445），為入貢採買方物的琉球使臣蔡璇等人的船隻，因風飄至香山港，巡戍守備欲以海寇殺戮冒功，幸海道副使章格奏還其貲而遣之。其後琉球人便將蠔鏡作為前往東南亞途中必然停靠的港口，並到娘媽角的媽祖廟祭祀朝拜。筆者略有補充的是，娘媽角現存的三座媽祖廟中有弘仁閣，應為鄭和下西洋期間，以媽祖庇佑航海奏請朝廷，在南京龍江建「弘仁普濟天妃之宮」一事之後，遂以「弘仁」為廟號，以彰顯其所祭為正祀神祇。從而又證明在葡人入居澳門之前，澳門已有航海保護神崇拜的媽祖信仰和媽祖廟。

至於蠔鏡澳在葡人入居之前，在明代朝貢體制和廣州市舶貿易中的位置，香山籍著名學者黃佐，在嘉靖《廣東通志》卷六六·外志三《番夷》中，在載由其代作的兩廣巡撫都御史《請通市舶疏》之後，記述當年來廣州進行朝貢貿易和市舶貿易的東南亞南海各國番舶「灣泊有定所」「抽分有例則」的情形，其中關於前者載：「布政司案：查得遞年暹羅國併該國管下甘蒲沽、六坤州，與滿喇加、順搭、占城各國夷船，或灣泊新寧廣海、望峒，或新會奇潭，香山浪白、蠔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棲、屯門、虎頭門等處海澳，灣泊不一。」證明在嘉靖八年（1529）林富上《請通市舶疏》之前，蠔鏡已成為廣州海域番舶停泊的九個海澳（又稱舶口）之一，並已成為定制。

著者依據大量中外文獻，證明在葡人入居澳門之前，蠔鏡並非一個荒島，而是東西二洋各國番舶停泊貿易的海澳，「葡人也不是蠔鏡澳的開拓者或開埠者」。較諸以往以葡人入居澳門為開埠之始的舊說，更能令人信服而具有史識。

研究明清史的著名學者韋慶遠先生有言：「彈丸之地的澳門，聯繫著中國與世界。」中國的海洋文化與西方的海洋文化在這裏相遇和對話，成就了這一方熱土。

關於葡人入居澳門的年代，業師戴裔煊先生以郭棻萬曆《廣東通志》卷六九《外志》四《番夷·澳門》條所載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說，與平托（Ferdinand Mendez Pinto）《旅行記》（Peregrinação）所載的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說相印證，認為葡人從蓬累數十間，到用磚瓦木石建成永久性聚落，中間經歷了四年

的時間，兩說都沒有錯誤。<sup>1</sup> 本書以嘉靖十四年（1535）為澳門開埠的年代，而以1557年為葡人入居澳門的年代，詳見第八章《濠鏡何時開澳？（1535-1557）》，與戴先生及筆者的觀點有所不同，從來交友論學，可以和而不同，留待讀者自行判別和學術界繼續探研。

陳迎憲先生祖籍福建漳浦，出生於印度尼西亞棉蘭市，長期生活工作在澳門，致力於澳門博物館事業和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合作，並潛心研究澳門史，尤其是澳門海洋史與國際交流史。對於澳門海洋史的研究，既是從近身之學做起，又有多年的學術文化積累。細讀此書，可以體會到著者面向世界去蒐集資料，具有世界性的學術視野。

關於前者，本書參考的文獻書目達三百種，所用語種包括中文、葡文、英文、馬來文、印度尼西亞文、法文、日文、拉丁文。其中葡文文獻一百零五種，數量僅次於中文（一百一十七種）；英文文獻四十種，數量接近外文譯本（三十九種）。故能將中外文獻、東西方文獻相印證，並盡可能使用年代較早的當時人、當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資料，以重現當年的歷史圖景。

關於後者，澳門史尤其是澳門海洋史的研究，時間上處於古代與近代的交匯，空間上處於東方與西方的交叉，必須進行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研究。而海洋史又包含著天文、地理、潮汛、海流、航線、海圖、季候風和航海技術等多方面的知識。著者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去專注所要研究的問題，並以世界性的學術視野來審視和解決這些問題，讀者儼能細讀此書，自有會心之得，毋須筆者贅言。

自2020年初至今，著者將本書四易其稿，交到筆者手中。筆者忙於其他工作，尤其是即將出版的《戴裔煊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一書編務，故祇讀過本書第一、四稿，略獻芻蕘，提供若干修改意見，以供參考，略伸學術的商量培養之意，並期待這部多卷本的系列專著，能在著者孜孜不倦、精心結撰之下逐一完成，貢獻於學術界和文化教育界。同時更期待有志於學的青年學者，對這一有著廣闊發展前景的學術領域進行學術接力，但必須學風純正，耐得住寂寞才行。

研究中國沿海邊疆史和海外交通史的前輩學者、番禺梁嘉彬先生在1946年便聲言：「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在海洋！」研究中國民俗學和文化史的前輩學

1 戴裔煊，〈關於葡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見蔡鴻生主編《戴裔煊教授九十誕辰紀念文集：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1-23。

者、海豐鍾敬文先生在九十六歲之年有言：「我們是歷史之舟的搭客，同時又是她的划槳人。」筆者堅信，對於澳門、嶺南以至中國海洋文化的研究，將為澳門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崛起、海洋強國的建設以至 21 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重要的學術支撐。

2021 年 11 月 29 日凌晨草於澳門大潭山下旅舍，其地正當十字門古航道

## 前言



澳門史，其本質上是一部海洋史。澳門地處中國的南海之濱，亘古便與海洋結下不解之緣。澳門之所以能夠在明代中葉登上中國和世界的歷史舞台，其重要的原因並不在於它土地面積的大小，而在其海洋價值和作用，因此海洋是澳門史研究的核心內容。

從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來看，在 15 世紀和之前，中國是世界上的海洋大國和強國。歷朝歷代，強盛時期的君主，無不重視海洋的開拓。例如：秦、漢、隋、唐、宋、元、明等朝代，對海洋的探索規模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多，航程越來越遠。1405 年，明成祖朱棣派遣鄭和下西洋，至宣德八年（1433 年）共遠航七次之多，成為中國海洋國力最為鼎盛的時期。然而，隨後的明代君主則奉行「海禁」政策，關上海洋大門。歷經數百年的海禁，導致國人對海外的情況和事物，逐步陷入無知的境地。

然而同在 15 世紀，歐洲民族開始步入大西洋。其中葡萄牙人率先沿非洲西海岸，到達非洲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後進入印度洋，在 15 世紀末到達亞洲的印度，揭開了歐洲「地理大發現」的大幕。他們在 16 世紀初，完成了對東南亞「香料群島」（馬魯古）的考察，再繼續前往中南半島，於 1513 年抵達南中國沿海。

自 16 世紀的明代中葉，澳門開始步入人們的視野，一方面明朝統治者實施

「海禁」，禁絕民間與海外各國的貿易交往；另一方面，歐洲的海洋文明紛紛崛起、並挺進亞洲。澳門成為中歐兩大文明在東亞地區進行接觸、較量和交匯的舞台。從這個角度來看，澳門史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具有轉捩點的意義。時至今日，中歐兩大文明的較量依然持續，並影響至今、至深、至廣。因此，澳門史具有樣本的特殊意義，澳門史對中國歷史的重要價值也在於此。澳門史不但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也對世界近代史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澳門歷史卻是一部難以詮釋的歷史，澳門雖然只是一個彈丸之地，但迄今為止，在學術上仍有許多未解之謎，或存在爭議，就連許多基礎的問題，也有不少至今尚未取得共識，以致於大眾甚至學界，很多時候仍沿用掌故、民間傳說來闡述澳門歷史。究其原因有多種，例如：文獻佚失，早期史料不多、特別是澳門開埠前後的史料鳳毛麟角、或語焉不詳；一些內容被後人傳抄多次之後、舛誤頗多；再加上單憑各自的文字，難窺歷史全貌。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海洋認識不深，往往不自覺地使用陸地概念來理解和解釋歷史上的澳門，而未能做出符合歷史發展進程的正確判斷。

澳門史與其他地方史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海洋特性，即其具有鮮明的多元文化特徵。它是一部由不同文化、種族、宗教的人們譜寫的多元文化歷史。換言之，澳門歷史記錄在多種文字的文獻中。正因如此，澳門歷史的真相，就像被許多密碼鎖層層相扣，需要用多把不同的鑰匙才能開啟。因此，進行多種文字和史料的會通解讀，有助於對澳門歷史全方位的理解。

過往不少澳門史書籍，多關注發生在陸地上的事件而忽略澳門在海洋方面的核心價值和重要性，造成研究上的缺失。本書嘗試通過全新的海洋角度，以歷史文獻為藍本，以多元文化為鑰匙，探索破解澳門歷史密碼的方法，向讀者揭開一部海洋的澳門史，同時期待更多有識之士加入海洋史的研究行列，匯聚眾人的學識，共同覓史之源、補史之闕、糾史之偏。

本書在撰寫過程中，為尋求歷史真相，盡可能參照了最接近事件時間、或較早期、或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獻史料，目的是還原當時的歷史圖景和語境，並嘗試從不同文本的史料中去蕪存菁，尋求最為接近事實真相的答案，盡可能完整地進行闡述。但始終由於個人學識的局限或盲點，所蒐尋的文獻史料難免有所疏漏和欠缺，對文獻的翻譯和理解有所偏差，敬請各位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予以批評指正。

本書編撰期間，獲許多優秀前輩學者、友人和機構的協助，提供文獻、古籍和圖檔等，並給予批評建議，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本書編寫的原意是為喜愛澳門歷史人士、學生、博物館導賞員編撰準確的歷史通俗讀本。同時，為了滿足大部分讀者對澳門歷史的興趣，本書盡可能採用淺白、簡潔和通俗的語言來替代枯燥、冗長、艱澀難懂的歷史學術語言，以嚮廣大讀者。

陳迎憲

2022年11月20日